

書評

書名：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裏看不見路：我的十年社工小革命

作者：方昱

出版：2013，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故事呼喚更多的故事

陳鈺欣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候選人

高雄市社區培力願景中心專案督導

今年初家裡舉辦了難得的家族聚會、席開 10 幾桌，正當我與久違的兄弟姊妹們互相分享彼此近況時，堂叔突然搬了個椅子坐到我身邊、慎重其事並嚴肅的對我說「原來當社工這麼辛苦，我終於知道妳在做什麼了……」。突然其來的話語，讓我一時間反應不過來，堂叔接著說「我在電視節目上看到有一個女生從 921 之後就在南投的社區工作，那個訪問很感人、所以我就去買了書回來看」，終於，我明白了他正在跟我說的就是方昱的故事！

《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裏看不見路：我的十年社工小革命》述說的是方昱在社區裡故事，與方昱出生在同樣年代、受同樣社會工作教育的我，則是在另外一條社區工作的路上、體驗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清水溝（在地社區）VS 縣政府（公部門）

方昱的社區工作經驗，開始於在地社區—清水溝；而我，相反的則是開始於公部門—高雄縣政府社會局。

在清水溝的工作，方昱需要自己想該做什麼事，而在社會局的我，則是有非常清楚的工作職責，被賦予要在社區做什麼、以及要社區去做什麼。這樣的經驗，也在社區蓬勃發展的這幾年不斷被討論，駐點在社區的工作者是不是比來來去去的專家學者或業務承辦人更能夠幫助社區的發展，更可以根本的從社區需求的角度出發，發展出行動方案？

當身為社工系學生的方昱在社區裡想著「我做的事情算是社會工作嗎？」的同時，身為社工員的我在社會局裡想的是「這就是社區工作嗎？」。

我的學習經驗告訴我，社區工作是社會工作三大工作方法之一，但是在學校教育過程中，社區工作課程的比例卻遠遠低於個案及團體工作，包括實習的

機會。所以方昱跟我在這段經驗裡，有許多跟自己過去學習經驗的拉扯，也在不同的工作階段、還是頻頻的問著自己社會工作、社區工作究竟是甚麼？

妹妹 VS 小姐

方昱的妹妹經驗映照著我在社區中的「小姐」經驗。在社會工作中從事個案服務的夥伴，我們通常會聽到服務對象稱呼其為「社工」，例如「社工說明天要來我們家看孩子啦……」；但即使是在社會局工作，我也從來沒有聽過社區裡的夥伴說「縣政府社工明天要來社區跟我們開會」，聽到的總是「縣政府辦社區的小姐說明天要來啦」。

「小姐」這個詞彙給我的感受，如同方昱感受到的「妹妹」，沒有經驗的、年紀輕輕的、不會處理事情的、一個陌生人的代稱。

在體會到妹妹角色的同時，方昱也學習到有可能產生行動、並且創造改變的方法，就是從感受產生出對事情的看法，然後採取行動達到改變。這個過程是重要的，從別人對我們角色的看法，進而檢視自己、產生行動，最後達成改變。

從「小姐」走到「業務承辦人」的這段過程，我努力的認識甚麼是社區工作，我所接觸的社區又是處在甚麼樣的情境，一步步的跟上他們的腳步、讓自己可以跟社區對話。現在的我到陌生的社區服務，還是會聽到「小姐來了」這樣的招呼語，但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經不是他們認為的「小姐」，而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工作者。

老人食堂 VS 社區照顧 / 社區參與福利服務

方昱從社會工作教育學到「打造一個社區自力照顧系統」，讓她有了老人食堂的構想、並進一步的在清水溝實踐；而我的經驗則是公部門期待透過社區的力量照顧在地弱勢居民，因而有了補助社區辦理社區照顧、社會福利服務工作這些政策的推動。

民眾們怎麼看待甚麼是社會福利？方昱在籌辦老人食堂的過程經驗到的是免費的、曇花一現的，是一種賄賂，而且應該就是政府要做的事。而在我的經驗，民眾也認為社會福利是政府的責任，特別是要社區組織辦理照顧服務方案，政府就要提供資源，否則，政府沒有道理規範社區組織得要做什麼，社區的資源應該是社區自己決定可以如何使用。

在方昱籌辦老人食堂的經驗，也有一個跟普遍社區推動照顧服務方案相同的現象，就是「女人」撐起照顧的一片天。書中方昱從在地人、外地人角度來談自己與梅蘭團媽媽們的關係糾葛，我則是在社區裡看見透過志願服務推動，進一步綁架了女人的照顧責任。社區婦女除了照顧自己的家庭，現在經由「當志工」的美名，需要照顧的是整個社區的弱勢家庭；我們的婦女從一個小家庭，走入了社區這個大家庭。

自己人 VS 好多人

當方昱在清水溝滿心期待與「自己人」碰面，卻是大失落收場，我則是走出社政體系在社區裡發現不同專業的「好多人」。

方昱的經驗中，她的工作夥伴來自不同專業，在地社區也有著許許多多不

同背景的人士，因此對於社工專業自己人的來到充滿期待，盼望可以得到支持與肯定，卻發現原來現在的社工專業重視的是數字、績效與管理。而相反的的我則是在走進社區時遇到許多不同專業，看見大家在社區裡的不同工作與任務，進而反省起社會工作者可以在社區做些甚麼。

有時候我會想，社區工作是不是社會工作中的叛逆小孩，因為好多社會工作的倫理與規範都不適用於我們在社區工作的情境；更甚者，社會工作是不是已經放棄了社區工作這個叛逆小孩。回過頭看社會工作師法歷年的修法演變，直至今日沸沸揚揚的專科甄審制度，當中沒有「社區工作」此一專科，不禁讓我好奇起社會工作是不是要棄守社區工作了呢？社會工作系裡的老師們又如何讓學生們認識社區工作呢？

雖然看見如此的困境，但不可否認的，社會工作教育所給與我的訓練卻是幫助我培養出在社區工作的重要特質。

合作社、問茶館到清水茶坊 VS 公部門到私部門

從合作社、問茶館到清水茶坊，在產業這一塊方昱經驗到的是越來越向市場靠攏的經驗與機制；而我則是經歷到從公部門到私部門的歷程。

在清水溝經驗裡，經營問茶館讓方昱有著非常靠近資本主義邏輯的經驗，因為老人食堂（推動社會福利）需要經費，問茶館成了重要支持者；我的經驗中，社區執行照顧、福利方案，在拿政府補助的同時，也不斷被提醒要自籌經費。總是在做照顧服務方案的同時，我們不斷被提醒錢的重要性，以及，發展社區產業是一條重要的出路，因為社區產業可以提撥盈餘來支持照顧工作。

社區產業對我來說是個不陌生（因為常常有人提及）、又很陌生（不知到它指涉的究竟是甚麼）的弔詭名詞。

如果社區產業是爲了賺錢，那麼好像應該回歸到經濟發展的面向來討論，這是一個對社會工作者來說很陌生的領域，因爲社會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會賺大錢的職業阿！但在社區中，我們卻必須要透過賺錢、然後來支持照顧系統的維持，所以賺錢這件事情好像變得很重要了。

而在縣政府工作的我，如同前面提到的，有著非常清楚的業務職責，另一個重要的是，握有許多的資源、特別是經費；然而，離開公部門到民間機構後，我的工作一樣是「社區工作」，但是從握有資源變成了向政府對要資源的人。

這樣一個經驗的翻轉，讓我反省、思索了過去在公部門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現在的我如何去面對與回應那樣的角色，更甚者，現在的我要如何在工作中與社區同行的時候又能夠不違背公部門的期待；就如同方昱如何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實踐自己的社區自力照顧系統。

未曾離開 VS 不斷重新開始

故事說到這裡，我們的社區工作都還在持續進行，即使方昱離開了清水溝、我離開了公部門及所待過的民間團體，但對於社區工作這條看不見通往哪裡的道路，我們未曾離開，只是在不同的地方重新開始往前走。

如同方昱所說「我在書裡一再提到的『現在』，也僅止於文字寫下的『當下』而已」，在每一個事件的當下，我們思考、反省，而後有了行動，而所有的故事就在這行動、人與人的互動中發生，然後被傳唱。

我不確定自己已經能夠回應堂叔「我終於知道你在做什麼了」這句話，但我知道還有許多跟方昱、還有我一樣，在不同的社區裡跟不同夥伴、做不一樣事情的工作者，特別是帶著社會工作教育背景的我們，總是不斷的在自省著我

們做過的事情，甚麼是社區工作？甚麼是社會工作？而在台灣的不同角落，又在發生著甚麼樣的故事.....。

從我們的經驗回觀社會工作教育

方昱以社會工作系研究生身分進入到 921 重建區工作，在《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裏看不見路：我的十年社工小革命》一書中讓我們看見學校所教的理論、政府政策的理想以及實務推動的困境，這三者交織在她十年的生命經驗中。

在「離開與開始」中她談到「身為社會工作者」的處境，有沒有可能擁有自己的主體性？是要當 NGO 小天使還是找回失落的人民？到底在為誰工作？所謂的責信、效率、成本效益是對誰？以上的問題似乎是在接受社會工作教育的過程中，我們所沒有思考過、也沒有機會去思考的；而當有機會投入社區工作後，也進一步看見與我們所學之間的衝突。

「社區政策本身所具備的目標管理特性，或許會傷害社區成員的創造力與彈性（鄧湘漪、陳秋山，2011）」，我們看到不管政策多麼立意良善，多少都隱含著特定的政治目的，政策帶來資源挹注在社區、但同時也容易造成社區自主性的喪失。做為在社區工作的社會工作者，若我們受雇於公部門或接受政府方案的委託，則延伸了政府的公權力，有著一定的權威、也有著績效的壓力，社區在地的需求不再是第一重要。這也是為甚麼方昱第一次遇到自己人時遭受到如此的挫折。

社區工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需要瞭解在地文化脈絡、經濟發展、傾聽弱勢人民的聲音，而後在這個過程裡累積出成果、造成改變。方昱的書提醒我們、或者說提醒著社會工作教育，管理主義對我們的影響；再者，在政府的資源保護傘下，我們失去的可能比獲得的更多，特別是挑戰著社會工作與人民在一起的價值。

參考書目

Paul Stepney & Keith Popple 原著，鄧湘漪、陳秋山譯（2011）。《社會工作與社區：實踐的批判性脈絡》。心理出版社